

北京泥土文学丛书

浑河的 子孙

倪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泥土文学丛书

浑河的 子孙

倪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R227.27

(京)新登字204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辑了倪勤的中短篇小说9篇。这批小说,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创作手法,在“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上,有明显的特点。《浑河沿的子孙》,真实地展示了80年代在经济变革大潮冲击下,两代人的复杂矛盾和不同命运;《古远的童贞》则通过二叔保田的悲剧命运,反思了“左”的“血统论”对社会造成的恶果;《浑河船工情话》、《古道》、《徐二奶奶》等篇,也各具特色,有较强的可读性。

北京泥土文学丛书

浑河沿的子孙

倪 勤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08000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30

ISBN 7-5302-0218-9/I·211

定价:4.60元

序 言

王 光

浩然发愤，要编一套《北京泥土文学丛书》，推出一批长期扎根农村而又富有才华的业余文学工作者，为他们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的优秀作品鸣锣开道，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一番摇旗呐喊的工作。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是一项深得人心的创举，唤来了四面八方的呼应和支持。现在，经过精心编选，第一辑五位作者的四本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即将付梓，随后还要编选出版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纪实文学等多种题材的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我们都为此而高兴。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生活、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经过历史

检验的灼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作家艺术家只有把自己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丰富自己的文艺营养，焕发自己的创作激情，写出能够得到千万人喜爱和珍惜的成功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京郊农村就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在工作和劳动之余，依靠自己的生活积累，用手中之笔，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创作出大量题材、形式、风格各不相同的文艺作品，涌现出许多文艺思想正、生活底子厚、创作才华出众的优秀作家，浩然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们的创作实践和经验，最深刻不过地证实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的那句话：“人民是艺术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业余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坚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始终把自己的创作基点放在农村、工厂、学校、连队和人民群众之中，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写人民的理想、信念、追求和渴望，抒群众的欢乐、欣慰、困惑和烦恼。许多作品，旋律高昂，节奏优美，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的甚至造成了轰动的效应。对于那些成功之作，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为之鼓噪和欢呼。对于他们的成功经验，更应当深入地总结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扬。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前几年，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和西方文艺“新潮”的干扰，在我们的文

学艺术领域，也确实出现过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奇谈怪论和教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现象。有的人故弄玄虚，写出来的东西谁也看不懂；有的人放荡不羁，把“玩”文学的琵琶弹得震天价响；有的人自命不凡，呼喊文艺必须有“贵族意识”；有的人睡眼惺忪，陶醉于绝对“自我表现”的沉沉梦幻之中。这些人写的书群众不愿读，演的戏群众不爱看，吟的诗令人肉麻和恶心。他们的“艺术劳动”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不能给人以心灵的启迪，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有的压根儿就是文化垃圾，污染空气，损害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这种可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脱离时代，当然也就脱离了真正意义的文学艺术本身。一个成年累月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无病呻吟，昏天黑地过日子的人，看不见祖国的锦绣河山，看不见人民的沸腾生活，看不见时代的惊涛骇浪，哪里写得出具有真正审美价值、能够得到读者和观众的认可、有利于教育群众和鼓舞人民前进的文艺作品呢？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到生我养我的人民群众中去，象小平同志说的那样，“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闭门造车写不出好作品，脱离群众注定一事无成。宋代诗人晁冲

说：“不到西湖看山色，定应未可作诗人。”我们说，不下决心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定应未可成为社会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这番道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所证实。这个，大概也就是浩然同志发愤编选这套《北京泥土文学丛书》的良苦用心吧。

走自己的路

——倪勤简介

倪勤

北京南郊的大兴县地处平原。在我的印象里，除了龙河、凤河、永定河的堤埝之外，几乎找不到沟壑。由于低洼易涝和风沙盐碱，总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

五十年代初，我在那里是常来常往的。因为先后有两位县委书记是我以前的老领导。其中一位还是战争岁月中接收我加入共产党的批准者。因此，到那里采访和生活，总会多有方便，去的自然就多，跑过的村庄也不少，还写过许多通讯报道、作过诗歌。七十年代初，我从“接受再教育”的房山县乡村被抽调到市委写作组，又扎到大兴蹲了一个相当久的时间。那是因为那地方出了个轰动全国的模范人物，派我去写他的传记。当时的大兴比十年前有所变化，但变化不大。后来上边不让写“真人真事”，为避免“不听指挥”

的嫌疑,我就卷起行李、包起初稿,仓皇地转移到京北的箭杆河边,写起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从此再没去大兴生活和写作。渐渐地对那一方土地生疏起来。对大兴的业余作者除与少数人有书信交流外,来往和关心就比较少了,以至于成长了象倪勤这样的一伙子写通俗文学的作者都一无所知。实在有点歉疚。

在1986年首届《北国风》文学奖的评奖会上,终于得知倪勤的名字。此后又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我在戒台寺主持召开的《北京文学》创作座谈会上,一次是被大兴县文化馆拉去给青年作者介绍“创作经验”。通过这些接触,引起我对倪勤的注意,也对倪勤有了一些了解。

倪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诞生在大兴县永定河边十里铺村的农家小院。五、六岁就放羊、打草,十六、七岁就学会了全套农活。从农业合作化到如今的改革开放时节,凡是农村发生了的重大变革,他都经历过。

1967年初中毕业,又开始当了10年农民。这期间他干过修水库的民工,当过教学生的队派教师,后来调到榆垓乡文化站,从此“开始了文化里程”。在这段里程中,他学会摄影,有的图片还获过奖,再以后由于搞摄影缺少购胶卷的开销,就又“决定弃影从文”。这是1980年的事。

从这简要的经历看来,倪勤的“从文”未免有点仓促上阵。尽管他“从小就爱上了书籍”,但是涉猎的多是古典的章回小说,以及建国后反映战争和农村建设的少量作品。而对“五四”以后的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新文学,则没有做

过系统的研读。倪勤很勤奋、很努力，也很有创作热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除了辅导业余作者，还创作了五部中篇小说和不少短篇小说，约计有三十万字之多。这对一个初学的业余作者来说，产量还是很可观的。

大兴县与其已往的十几年和几十年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繁荣了，文艺也繁荣了，成长起一批业余作者，就是比已往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倪勤在这批作者里是比较突出的。

我把倪勤的小说创作，划归如今流行的那种“通俗文学”的范畴里。北京郊区，也包括城区，有一大帮业余作者在互相效法，写这样的小说。大兴县就有好几位热衷于此。有读者喜欢看，有报刊喜欢发，这便是社会的需要，这便是这类小说的生长和发展的条件，无须别人指手划脚，或评高论低。大众喜闻乐见就高贵，否则就低贱。对大众健康精神有益的就高贵，否则就低贱。我们的责任是引导这批作者把这样的小说写得既让大众爱看，又对他们的文明进步有所裨益。只有如此，文学才能百花齐放。文学百花齐放了，才有鼎盛的繁荣。

以我个人兴趣而言，我喜欢赵松泉小说那种朴实自然、泥土味浓烈的格调，也欣赏星竹小说那种带着点儿“现代意识”和“新潮手法”的风韵。倪勤的小说，同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只是多了些浪漫，多了些传统。这一次编选“泥土文学丛书”，在第一辑里我就力主把倪勤拉上，并把他的一个没有发表过的中篇小说推荐给一位有发表权的朋友。这都

证明我并不排斥这些有异于我所偏爱的小说创作。搞编辑工作跟一般读者不一样，跟一般作家也不一样，必须有宽容的肚量，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来肯定一个作者或否定一个作者；也不能按照自己的胃口来裁决作品的成败和得失。我的那位有发稿权的朋友就未免有些偏狭。他对倪勤的那篇比较好的、有他个性特点的小说也不容纳。他推崇所谓“纯文学”，凡不入其眼的就斥之为“陈旧”。我没有责备他。承认人各有志，就得承认各有所好，谁也不能勉强谁。

责任编辑吴光华说倪勤：“作者追求和模仿刘绍棠小说的创作风格，某些地方的确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倪勤在《我的自白》中也说了他向绍棠学习的起始原由，而且“从编辑到读者，都说我写的小说象刘绍棠。”两者印证，无可辩驳。再对照作品，的确如此。对于一个初学的业余作者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长久，不能在光溜的路上轻松地走下去。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打算改变模仿刘绍棠的写法，要走自己的路。这例引起我的关注，很希望他能将新的路线选妥当。他自己说，“我非常喜欢‘带着风格上文坛’这句话。”要知道，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不仅仅是“形似”，更主要的是要“神似”。马克思曾经说过，“风格就是人”。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总是和作家的生活阅历，思想性格、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才能和文化修养等因素分不开的。就是说，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独特的感受和发现，没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而仅仅是进行表面的模仿和播

绘，就不会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因为，作品的风格本质上即是作家本身的风格。

我想：我们年轻的倪勤如果想要攀登上去，倒不单单需要摆脱刘绍棠创作手法的束缚，似乎也应该从旧章回小说和新言情小说的影子里走出来。不知道这个念头有没有一点道理？

倪勤是一位有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新作者。他的小说常有民间文学的色彩，语言带着些地方戏曲的味道，而且结构比较紧凑，可读性比较强。这样的一些“优势”，倪勤自己应该知底，应该很好保持、锤炼和发挥。切不可一更新，把不该抛弃的也抛掉。如若那样就连现在的倪勤也没了，一个成熟的倪勤又怎么成长起来呢？

好在我们看到倪勤对自己以往作品的得失有个粗略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对今后如何提高一步也有具体措施，看来也都可行。我相信，只要倪勤谨慎而不草率地把握住方向，路子走对，他定会有个大跨度的进步。

1990年12月19日于云水山庄

目 录

序 言.....	王 光 (1)
走自己的路.....	浩 然 (5)
——倪勤简介	
浑河沿的子孙.....	(1)
玉 叶.....	(100)
古远的童贞.....	(146)
惩 罚.....	(207)
浑河船工情话.....	(228)
娶媳妇.....	(274)
古 道.....	(291)
绿柳丛中的坟茔.....	(299)
徐二奶奶.....	(310)
我的自白.....	(340)

浑河沿的子孙

弯弯曲曲浑河道，葱葱茏茏杨柳堤，百鸟喧闹，柳絮飘飞。姜新驾驶着手扶拖拉机，顺着枣木棍儿样的浑河北堤，疾如流星，快似闪电，车前一片轰鸣，车后一股尘烟。

浑河乃北京地区第一大河，发源山西累头山天池。穿千山过万岭，合溪水汇百川，流经北京西郊，注入天津海河。水流如脱缰马，横蹦乱跳，河道似滚地龙，左扭右翻。沿河百姓，遭害无穷。康熙爷龙颜大怒，敕封永定河。名字好定，习俗难改。走顺的腿，叫顺的嘴，人们无视皇帝的金口玉言，仍把永定河叫浑河。

浑河沿是浑河上的一个渡口，位于京南，仅次于上游的芦沟桥，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关口。过去商旅来往，举子

赴考，圣驾巡幸，战争攻伐，皆取道于此。堤坡上青草野花，蜂飞蝶舞，河岸边榆树遮荫，柳枝轻拂，曾惹得赴考仕子大发骚性，留下了“柳泉柳林飞柳絮，榆堡榆树落榆钱”的佳句。世事沧桑，鸟枪换炮。昔日舟子野渡，今天建起数百米长水泥大石桥。浑河沿村坐落在石桥之北，与河北省隔河相望，是京开公路的必经之地，首都北京的南大门。

姜新一边在堤顶上放车奔跑，一边举目四望。左手河滩地，忽宽忽窄，行云流水，一字种的盖膜大西瓜。时值春末，瓜压头刀，凝碧滴翠的瓜秧中，散布着年轻媳妇和妙龄姑娘的粉衫红袄，如夏夜晴空，繁星点点。右手堤外园，一望无际，鸭梨、苹果、水蜜桃，枝繁叶茂。承包户们发动全家大男小女，手持高杆喷雾器，打药除虫。水粉喷洒，如烟如雾，虚无缥缈。青枝绿叶缝隙中，隐隐露出一角角红砖青瓦，白粉花墙。车在天桥走，人在画中游。姜新看得嗓子眼发痒，嘴一咧，唱出一脸的兴头，满肚子激情：“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1978年，姜新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和几个同窗好友，回到生养之地浑河沿，捋锄杆子修理地球。农村中有句老话，生五男二女有福气。姜新的父母没享到福，净受了大累。在那一天工分两根冰棍的年月，劳力越多越吃亏。五男二女七只虎，吃能吃一囤，扛能扛座山。力气大好办，平整大寨田，村子四周有的是光长茅草蒺藜秧，不长五谷杂粮的沙疙瘩，任你“一担挑走一座山”，一辈子也挑不完。等到吃饭的时候可就犯了难，七个孩子个个身高体

壮，虎背熊腰，肚子大得赛瓦罐。二斤棒子面，八仞大铁锅，熬得粥糊糊稀得照人影。临吃饭哗哗加进两瓢水，一人喝进三五碗，涨得肚子当鼓敲。一个时辰两泡尿，肚皮贴到脊梁骨。老两口子一合计，与其一块儿挨饿，不如各奔前程。于是小猪分圈，蜜蜂分窝，长大一个打发一个。这可乐坏了那些没有儿子的女儿国，排着队到姜家门上招女婿。几年的工夫，嫁出了两个闺女四个儿，只剩下老两口子和正在上学的老疙瘩姜新。

姜新回村的时候，虽然拨乱反正已快两年，可仍然大拨哄，卯子工，情况和以前没多大变化。山穷养不住虎，村贫拢不住人。有权、有人、有门子的，削尖脑袋往外钻。姜新的几个同学：李秀莲进了社办织布厂，孙河上供销社当了临时工，孙兰英不到年龄就出嫁了。姜新没地方去，留在家里和一帮老弱残兵守大营。

两年后，砸了大锅换小勺儿。小勺儿炒菜香，做饭稠，招引得早先跑出去的人又都扔下死工资，回来挣活钱。

高手下棋看三步。姜新认准责任制也离不开机械化，跑运输更是热门行儿。被窝卷一扛，出去二十里，拜在一个老司机门下当徒弟。白天跟车卸车，回来挑水喂猪，扫地抹桌子。不出车就大锄一扛，帮助师傅耨责任田。学徒、长工、使唤丫头，三职一身兼，光吃饭不拿钱。苦熬一年零六个月，换来大红驾驶证。精诚感动上帝，师傅非要把闺女嫁给他，不算招赘，另立门户，只图长期给他当

助手。姜新一听三摇头。他有自己的打算，不想让姜门五子都做更名改姓的无能辈，他要趁着顺风顺水，鲤鱼跳龙门。师傅是明白人，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也不勉强。取出2000块钱递给他，当场讲明，借给他买车用。不说不要，什么时候能还什么时候还。姜新含泪辞别恩师，师妹开车一直送他到家门口。

二年的光景，姜新拆掉了三间老土屋，盖起五间扁砖到顶的大北房。水泥阅台，花墙门楼，墙外杨柳摇曳，院内花草飘香。辛劳了大半辈子的老两口儿，没享到五男二女的福，倒得了老胎儿的济，乐得一天到晚咧嘴笑。

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姜新富了不忘乡亲。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跑在前头，白搭工夫白搭油。可就是和李衡通死不捏眼儿，李衡通想用他的车，万不能够！

李衡通前些日子把大队冶炼厂弄到自己手里，看姜新人机灵，技术好，想雇姜新长期给他搞运输，每月工资二百五。

“你就是给二千五，买不去我的伺候！”李衡通话没说完，姜新一下子把他顶到南墙上。

村里老人们都说，姜家隔辈相随。姜新不随他老实了多半辈子的爸爸，倒象他英雄了一世的爷爷。

爷爷什么样儿，姜新不记得。爷爷死的时候，他还不到一周岁。听妈妈说，爷爷死的前三天，还哆哆嗦嗦地把他抱在怀里颠，嘴里一边哼哼地喘，一边用手摩搓他那花生豆大的小“鸡鸡”：“哼哼……新子，传家之宝，……”三天后，